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二辑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研究所主办

Foreign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二辑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言学及
应用语言学研究主办

FOREIGN 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第2辑/刘利民等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9

ISBN 7-80211-012-2

I. 外…

II. 刘…

III. ①语言学—文集②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7136 号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冠英园西区 22 号(100035)

电 话:66560272(编辑部) 66560299 66560273(发行部)

h t t p://www.cctpbook.com

E m a i l:edit@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346 千字

印 张:22.75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00 元

主 办

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

主 编

刘利民

副主编

杨阳 邢克超 李均洋

编委会(按音序排列)

丁 兴 富	董 启 明	封 一 函	辜 正 坤	桂 诗 春
何 其 莘	焦 宝 聪	李 国 栋	李 均 洋	林 立
刘 利 民	刘 晓 天	石川忠久	王 初 明	王 秋 海
吴 泓 渺	邢 克 超	杨 阳	周 建 设	佐藤利行

编 务

李均洋 常福良 刘 珩 蒋 童 孙 岳

目 录

中外语言对比

- | | |
|--------------------|------------------------------|
| (3)山折哲雄
刘 莉译 | 宗教与语言 |
| (13)[法]马丁内
冯 蒸译 | 功能、结构和语音演变 |
| (49)李均洋 | 汉字文化圈里的主题和主语
——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定位 |
| (62)杜桂枝 | 现代俄语中的主语、主体与主位 |
| (76)常福良
权剑君 | 形象词与西班牙语民族和汉语民族的思维 |
| (100)郝雁南 | 从语言史上看英语与德语的关系 |
| (106)王 莹 | 法语和英语动词过去及完成时态之比较 |

应用语言学

- | | |
|--------------------------|---|
| (127)桂诗春 | 我国英语教学改革要与时俱进 |
| (132)张克定 | 英语前置主位探索 |
| (145)杨连瑞 | 选择一把得心应手的开山斧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的方法论 |
| (155)林立
郭娟 | 中介语研究综述 |
| (174)李如云 | 英语基础教育中的误区和出路 |
| (193)杨全红 | “保税区”一词的英译亟待梳理和规范 |
| (204)侯智荣 | 法语介词 à, de, en, dans 的用法分析比较 |
| (211)张静 | ESL 阅读研究初探 |
| (215)成亚君 | 语义的不确定性 |
| (223)刘宏杰
董启明 | 英语商贸合同的语体特征及其中译研究 |
| (239)Frances
Christie |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a Theory of
Language in Education |
| (246)孙岳 |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China's Current Con-
text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 (255)诸凌虹 | Textual Analysis of English Editorials |

现代外语教育技术

- | | |
|-----------|-------------------------|
| (265) 顾曰国 | 网络教育的基本理念、现存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报告 |
| (290) 刘亚平 | 初知英语多媒体网络课件 |

翻译学

- | | |
|-----------|--|
| (297) 孙迎春 | 译学词典的性质 |
| (304) 李玉民 | 文学翻译中的逻辑判断 |
| (316) 刘 珩 | 从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译介看翻译史的周期 |
| (322) 刘善红 | 翻译教学 殊途同归
——硕士研究生翻译教学法之我见 |
| (331) 蒋 童 | 需有译者留青名
——传统译论中关于译者论述的研究 |
| (340) 王秋海 | The Loss of Translator's Status and the Trend towards Co-translation |
| (354) | 编后记 |
| (356) | 英译目录 |



中外语言对比

宗教与语言

[日] 山折哲雄 刘 莉 译

美国科学杂志《原子能科学者会报》因用倒计时方式警告核战争危险而闻名,日前它指出:“末日时钟”的指针前进了两分钟,且被设定在世界灭亡前七分钟的深夜 11 时 53 分。为什么此钟指针前进了两分钟呢?其所列举的理由是:恐怖主义的威胁、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等。同时附有高能物理学者莱昂·麦克斯·莱德曼(Leon Max Lederman)^[1]博士拨动此大钟指针前进两分钟时的照片^[2]。

代表世界的现代宗教对这个末日时钟两分钟的移动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是抑止的效果,还是促进的效果?此外,在离末日时刻仅剩的七分钟内,宗教最终会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的预感里充满了这种不安与疑惑,压迫着我的胸腔。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预感自从 1999 年 1 月发生阪神大地震以来已在我心里萌芽,并逐渐变得强烈。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阪神大地震发生后,面对那些房屋被烧被毁的人们,难道会有基督教徒站出来引用圣经上的语句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3]吗?在佛教徒方面,情况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吧?这里绝对不会有佛教徒面对因地震而痛苦的人们,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即使有敢说“皈依我佛的慈悲吧”的僧侣,也是会被打耳光的。

基督教徒与佛教徒恐怕并非没有这样说的勇气,而是因为他们深知这些话已经不能触动对方的心灵。《佛典》与《圣经》中的语言,目前的确已经不能触动那些处在痛苦悲伤中的人们的心灵。耶稣的话语曾经可以抚慰贫苦人们的心灵,佛陀的话语也可以震撼痛苦中的人们,但这种现象如今似乎已经看不到了。

究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恐怕是因为仅仅拿《佛典》与《圣经》中的语句鹦鹉学舌般地说教,已无法引起人们的心灵共鸣了。“宗教语言”一落千丈,失去了原有的光辉。

现代的宗教家既然想更进一步地靠近人们的心灵,就不该仅仅鹦鹉学舌般地重复耶稣与佛陀的语言,而更应该像耶稣与佛陀那样去生活。我认为即使是半途而废,也只能仿效像耶稣与佛陀这样宗教鼻祖的语言及行为。但是在普通的宗教家中,几乎没有人能仿效耶稣与佛陀,敢冒那种危险。我认为或许就是鉴于此种原因,在阪神大地震的受灾现场看不到宗教家的身影。就像媒体和舆论反复报道的那样,活跃在受灾现场的都是从全国各地云集而来的志愿者、精神科医生和生活顾问。

如果这么说,恐怕会立刻遭到反驳:宗教家们不是迅速赶赴受灾现场,走近悲苦人们,投身于身心救助和抚慰的活动吗?确实是这样。我也知道来自很多教团的宗教家们赶赴现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些宗教家们在现场果真是作为一名宗教家参加救助活动的吗?我无法这么想。不如说,那些赶赴现场的宗教家们,几乎都是作为一名市民志愿者的身份参加活动,或是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生活顾问的身份贴近人们的心灵,不是吗?

面对宗教语言无法触动人们心灵这一现实,许多宗教家们或像志愿者那样参加活动,或突然化身成精神科医生、生活顾问主动地抚慰受灾者的心灵。因此,舆论、媒体的报道就强制规定了这些宗教家们的行为方向。它们并非是支持宗教家的宗教活动,而是支持他们作为志愿者的活动。而且媒体与舆论也并非信任宗教语言,而是对他们所做的心灵看护活动产生了信赖。

我刚才所说的在阪神大地震的受灾现场看不到宗教家的身影,就是这个方面的含义。佛陀的语言与耶稣的语言仅仅只依靠语言,已无法触动人们的心灵,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我作为佛家弟子,近几十年来每天都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一点。在置身于“宗教”世界的约半个世纪里,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日本,宗教的虚无主义已到了尽头了吧。并非到了日本人的神与佛都已逝去的程度,而是日本宗教本身渐渐走向其灭亡的境地。也并非仅仅是简单的日本宗教的灭亡,我们也正面临着日本宗教本身走向其灭亡的时代。

作为业界用语的宗教语言

刚才我已讲述了宗教语言衰弱的含义。总之就是它已经不能触动人们的心灵。这是由于无神论语言的泛滥而使其失去了出路,变成了仅在特定的领域里通用的一种暗语,而且被贬低到业界用语的水平。

例如“宿業”这个词语,亲鸾^[4]也曾经使用过,是“过去的行为”的意思。这个词语经常被解释成人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它原有的冲击力已被掩埋在目前流行的词语“DNA”的阴影之下,处于濒临消亡的状态。“業”这个宗教用语,也已步生物学用语“遗传因子”的后尘,基本上处于意思丧失的状态。

“只管打坐”这个词语,不也是渐渐步入相同的命运吗?“只管努力坐禅”是道元^[5]曾用的语言。但是,却无法想像它能够触动现在青年人的心灵。在瑜伽、超脱冥想、新型体操等的涌现之中,它不再被提及。“坐禅”这个词语原有的柔顺之义和冷峻之美也已丧失许久了。

日莲^[6]发明的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念诵行为又如何呢?它是“皈依法华经”的意思,但是像这个词语那样仅限定在特定宗派里使用的例子几乎看不到了,不是吗?它与净土宗的念佛并称,但是念诵行为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念佛的强烈孤高性。从业外人士的角度看,与其说是反映了信仰热情的流露,不如说是突出了宗教语言的自闭倾向。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其理由当然是刚才所谈到的日本社会的世俗化、无神论虚无主义的蔓延等,可举出多种多样的理由来。总之只能说许多宗教语言被文明带来的语言体系的大潮所吞噬、片断化,并被夺走了其所固有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细节部分的状况,就可以明白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由于从外部世界的压力所致。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看了日本宗教各教团、各宗派的内部发行的材料,就会一目了然。其中,大量的传统宗教语言在晦涩难懂的神学网络中被采用。当然,并非没有下功夫去用浅显的词语来替换,也并非没有过采用现在流行的妙句。但是可以很快地意识到,

对于那些显示各教团、各宗派个性的重要中心词,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样宗派越是宣扬其主张,就越是增加宗派间的隔阂,导致业界用语特性的相互竞争,神学的自闭化加深,以及非妥协主张的重复。

再次令我吃惊的是,上面所涉及的神学中心词基本上都是从悟者的角度来解释的,从获救者的角度来说明的。但是从悟者的高度来讲述,并且能被苦恼的平凡人意识所理解、接受的宗教语言是极其少的。虽用华丽的修饰语指明终点,但仅凭生硬的神学语言是无法通过荆棘道路,到达终点的。如圣者般至高无上存在的语言,如罗汉、菩萨般解脱者的语言,仅仅从观念的角度被讲述的场合不少。

历史宗教的耐用年数

当然发展到这种状况,不一定是教团、宗派单方面的原因。例如明治以后的近代佛学不得不事先考虑确立起这样的路线,建立起学问佛教、近代佛教的知识体系。在翻译、挪用西欧哲学风格的“普遍”语言,为建立令人耳目一新的佛教神学,付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在这最初的尝试里,西田几多郎和铃木大拙都做出了贡献。

但是,现在我想谈论的当然不是要明确功与过,而是如何打破现代宗教(佛教)的闭塞状态。宗教语言如何面向社会,引起人们心灵反响的问题。为此,首先要抛弃神学语言的一切修饰,回归到佛陀、耶稣的朴实语言,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不是吗?但是最终能够做到吗?事态不是已发展到无法后退的地步了吗?

历史宗教的耐用年数或许到某一时刻就会耗尽。它是指像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样的“普遍宗教”,正在渐渐地结束其历史生命的问题。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吧。现在我们的地球,存在着人口爆炸、沙漠化、大气污染、全球变暖等全球性课题。此外,世界各地围绕民族和宗教问题的纠纷也接连不断,甚至开始呈现出激化的迹象。而且南北差距、贫富分化以及特定区域的饥饿、半饥饿状况的扩大等,都促进了发生战乱和流血事件的倾向。

针对这种环境破坏和民族对立的现状,截至目前的历史宗教最终能开出有效的处方吗?又能否显示出历史宗教所极为重视的

“救济”的方法呢？

被称作普遍宗教的“普遍”，它的根基已开始动摇。这也可以说是历史宗教的普遍语言被“文明”带来的语言体系的大潮所吞噬。历史宗教已经失去了青春活力，在不知不觉中也度过了成熟的壮年期和花朵般的全盛期，现在正在走向衰亡和枯死的老年期。

宗教本来就如同文明一样应该经历兴亡交替，如果能这么想，那这就不应该是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历史宗教正渐渐地走向衰亡、枯死的老年期，如果这么想不是挺好吗？这样心灰意冷地试想一下，正逐渐走向老年期的历史宗教，在我看来，是同现今高龄化社会中，不断增大的各层老年人，人数是叠加在一起的；是同逐渐接近“寿命”这种耐用年数临界点的高龄者的命运重叠在一起的。已经开始临近耐用年数的历史宗教，果真只剩下对接近寿命界限的高龄者进行心灵看护的能力了吗？这种状况，换句话说，令人想起“老人看护老人”的困难，也就是老人看护尽头的荒凉情景。

宗教与老人问题

老人看护，毋庸置疑就是老人间的问题。据说对这种老人问题，最初包括“65岁问题”和“75岁问题”。前者是涉及伴随退休产生的退休金与医疗费问题，后者就是所说的高龄者看护的问题。

75岁以上的高龄者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卧床不起或患有痴呆症等病患的高龄者，及如何去照顾处在人生晚年，面临死亡的高龄者的问题。人口少的家庭看护成为难题，而且主要由女性来承担也是极不公平的。并且，“老人看护老人”、“病人看护病人”、“老人看护病人”的危机也在增大。这样下去“看护地狱”的时代定会到来。不，已经到来。所以看护的社会化已到了不可逾越的阶段。看护理所当然地从家庭的手里解放出来而转向社会的协力体制。因此“看护保险”制度就这样开始孕育而生。

据说“看护保险”有很多方法。因为卧床不起或接近此程度的老人数量不断增长，所以“访问看护”、“在家看护”自然成为必要。“访问看护”首先是“身体看护”。就是帮助老人洗澡、活动全身的工作。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家务事援助”的服务项目。这对于孤身

生活的老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此,虽然是“家务事援助”,但也可以说成“家务事看护”。这样就要对这些不同的看护种类规定相应的费用。因此如何合理设定就成了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提供服务的民间企业都很伤脑筋的问题。

观察这些接连涌现的“看护”语言平行发展,不知何时开始我已经意识到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看护”,斗胆来说就是“宗教看护”的看护。但是这个问题,政府、地方政府、民间企业都怕沾惹是非尽量避免。因此在媒体的报道和政府的公告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名称。

但是我认为“老人看护”的本质正是“宗教看护”的问题。例如为避免“宗教”这个名称,而改用“心灵看护”、“精神看护”等词汇,但其本质是不会变的。因为我认为对处于75岁问题漩涡中的老人们来说,缩短或延长人的寿命就是“宗教看护”的问题。

原因是仅由看护人和被看护老人两人所组成的封闭空间成了临终时最重要的场面。也就在那时,“宗教”定会闪灭所有的表情,显身而出。此种情景中惟一留下的看护人将如何做才好呢?看护人所处的社会又将如何应对呢?不,混处在这个社会中的历史宗教的责任人,又将以什么样的演说来应对临终前的场面呢?

等待在这里的是令人恐怖的黑暗,是无依无靠的不安和虚无的空间,微微的悲鸣,苦苦的叹息,还能听得到期盼早死的呼声和企盼死亡的牢骚声。这就是安乐死的要求,安乐死看护的要求。这也是医生放弃,护士死心,生活顾问、精神科医生无能为力时的话语。

宗教就像突来的狂风一样是骤然到来的最后瞬间,就是人类经历的所有的宗教幻想和咒术妄想在一时间蜂拥而至的瞬间。

占卜、咒语、神灵降临、真光之业⁽⁷⁾、驱除邪魔等等,人类诞生以来的种种宗教技术,开始在无能为力的看护人脑中复活。也可以说是语言急剧呪术化的临终场面。与其说语言已经失去了文明化空间的透明性,不如说语言正在以迅猛之势向原始的象征性、语言内在神灵的暗示性倒退,不,并不是倒退,而是向语言本源的复归。

老人的愤恨与镇魂

我们的高龄化社会不是正上演着这种肉眼看不到的戏剧吗？而且老人们也已渐渐开始意识到这个时代的变调。当然不是所有的正走向高龄期的老人们都能觉察到这个时代的气氛。但是，这种变调的不适征兆正在悄悄地向我们身边靠近。而且这种势头开始呈现扩散的迹象。

这就是老人犯罪增多的现象。试举几个例子。例如去年 11 月份发现的福岛保险金杀人案。以 73 岁的老妇人为主犯的 6 位高龄者接连犯下保险金杀人的罪行。六位犯人的平均年龄约是 60 岁，而且他们的年龄段是在 52 岁到主犯的 73 岁之间，因而令人震惊。据说 73 岁的主犯是当地有名的礼仪派遣工作人员。

去年 7 月发生的神户事件也突出地反映了异常时代的变调。案件发生在阪神大地震后的作为复兴事业建立起来的市办住宅区内。68 岁的老人胁迫 43 岁的女士与其发生性关系，一遭到反抗便对该女士拳打脚踢、实施暴力，最后导致该女士死亡。

以上的两个案例是非常极端的事例。像去年发生在茨城的悲剧，无论它发生在我们身边何处都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不是吗？78 岁的母亲，其长子 51 岁，没有工作且经常施用暴力。最终母亲因无法忍受长子行为而杀死全家五口。据说案发后，近邻的居民还为她请愿减刑。

此外前年，在静冈县发生的杀人事件也是一位 88 岁的丈夫因为无能为力照顾其 83 岁且患有痴呆症的妻子而将其杀害的案件。可以说，这正是由于“老人看护老人”而引发的悲剧，在宗教看护无法介入的地方隐藏着深刻的问题。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这些因老年人沦为罪犯而引起的杀人案件中，“杀害家人”的案例非常多，可以说这就是高龄者犯罪的特征所在。

根据警察厅文件《平成十二年的犯罪》，可知在这不足十年的时间里，60 岁以上的“老人”犯罪增长了一倍以上。其中一项具体内容是：自行车偷盗、商店里的偷窃等因经济困难而犯的盗窃罪占全部刑事犯罪的 70%。杀人等暴力犯罪与其他年代相比有所减少。但是，60 岁以上的刑事犯从 1991 年的 12 651 起到 2000 年的

29 163 起,增长了一倍以上。与此同时,高龄者所犯杀人案件也同刚才提过的一样呈渐增趋势。

或许是高龄者老后,让本该渐渐衰亡的生命力开始倒流吧,也可以说是被逼走投无路和被压抑之下的逆爆发。在衰老时期,积聚压力、难以调和与环境恶化的关系,使逐渐增加的焦躁感,失去了消散之地。这就是只能称为老人愤恨的生命不愉快吧。在崩溃家庭中,它失去了出路,开始卷入社会的边缘和黑暗处。

目前这些事件只是零星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随着高龄阶层的增大也不一定不会发展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老人愤恨的社会化很有可能产生破坏性威力。但到那时,我们的社会最终能预备好防卫装置吗?像我们的传统社会曾经所做的招魂装置,例如祈祷冤魂用以维持社会秩序的系统,能否重新建立起来呢?万一我们没有事先准备的时候,老人愤恨就可能会经过遗恨、反感的社会化,导致无政府状态的爆发。

20 年前,某一医院的护士们被解雇,原因是住院的某晚期患者虽然已经接受了所有的治疗,但仍然面临着即刻死亡的危险。几位护士,深知医生们已无计可施,又碰巧她们是新型宗教的信徒,所以就开始进行信仰治疗。事情泄漏后,她们被指责是对现代医疗理念的亵渎,做了她们作为护士所不该做的事情,因而被解雇。

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很同情这些被解雇的护士们。近代医疗已经对晚期患者无计可施,出于欲罢不能的心情而采取信仰治疗的护士们,究竟为什么非要受到指责呢?近代医疗看护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刻,也正是依靠宗教看护的决定性瞬间,所以这样做又何尝不可呢?可以说在这里,护理临终病人的医生的伦理观、医院的伦理观起到了作用。

我想这不正是展示了一幅目前老人看护的讽刺画吗?

现在老人们处在这种极端的场面,即将被历史宗教和近代医疗抛弃。这种不安与怀疑的想法开始腐蚀老人们的心灵。无法治愈的老人愤恨的矛头,不是已开始转向某一方向爆发了吗?

映在他们目光里的是,历史宗教未来展现的广大自然的形象,是天地万物乃生命寄宿处的意识,也可称做“万物生命教”。如果回顾历史五千年、一万年,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应该共有的可以说是最普遍的宗教意识。

因篇幅有限无法详述。我认为,现在除了这个“万物生命教”以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平抑这个高龄化社会里老人的愤恨。